

文體明辯

廿七

78
3

東 京 圖 書 館

漢書門	文章類	別	架	號	冊
		六	二	三	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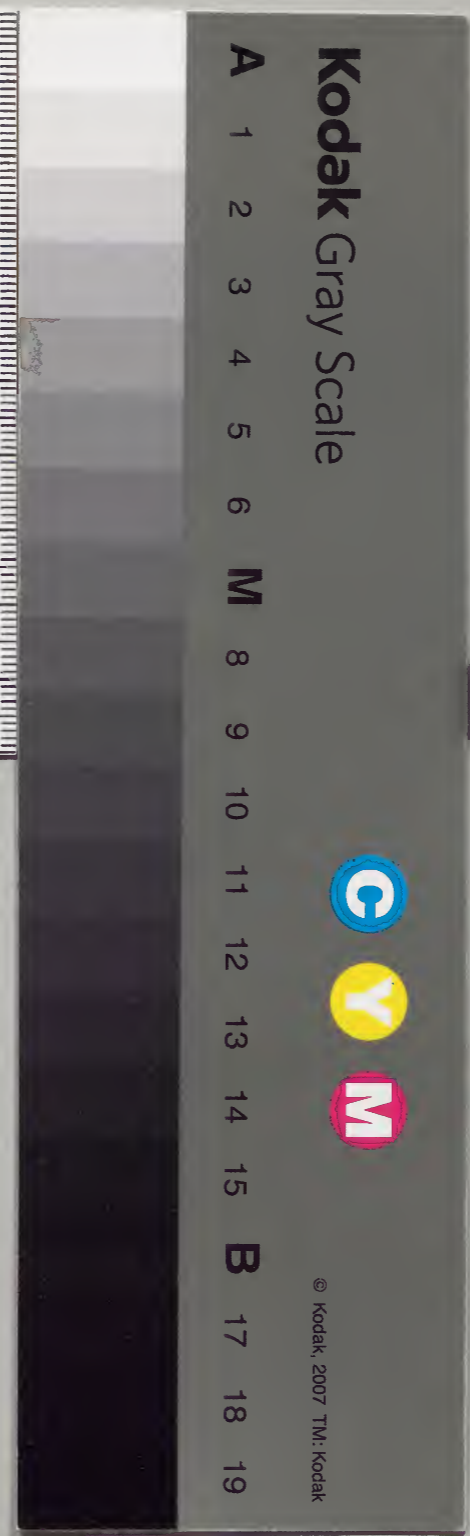
漢書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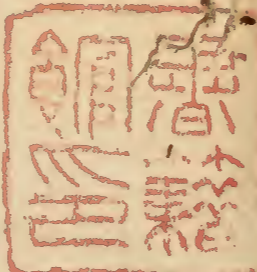
類	號	函	架	冊
	二	九	一	七
	二	四	一	六

內閣文庫

漢	函	架	冊	號
	三	九	八	三
	六	七	一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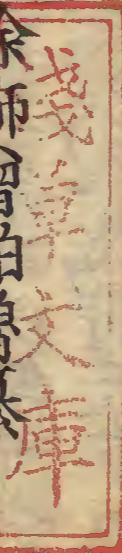
番號	漢	6122
冊數	78	(40)
函號	362	30





文體明辯卷之三十七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纂



策下下

進策下

無沮善策別

宋蘇軾

昔者先王之為天下必使天下欣欣然常有無窮之心力行不倦而無自棄之意夫惟自棄之久則其為惡也甚毒而不可解是以聖人畏之設為高位重祿以待能者使天下皆得踴躍自奮拔擢而來惟其才之不逮力之不足是以終不能至於其

間而非聖人塞其門絕其塗也夫然故一介之賤
 又聞閭之匹夫莫不奔走於善至於老死而不知
 休息此聖人以術驅之也天下苟有其甚惡而不可
 忍也聖人既已絕之則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此非
 獨不仁也以爲既已絕之彼將一旦肆其忿毒以
 殘害吾民是故絕之則不用用之則不絕既已絕
 之又復用之則是驅之於不善而又假之以其具
 也無所望而爲善無所愛惜而不爲惡者天下
 人而已矣以無所望之人而責其爲善以無所愛
 惜之人而求其不爲惡又付之以人民則天下知

其不可也世之賢者何常之有或出於賈豎賤人
 甚者至於盜賊往往而是而儒生貴族世之所望
 爲君子者或至於放肆不軌小民之所不若聖人
 知其然是故不逆定於其始進之時而徐觀其所
 試之效使天下無必得之由亦無必不可得之道
 天下知其不可以必得也然後勉彊於功名而不
 敢僥倖知其不至於必不可得也然後有以自慰
 其心久而不懈嗟夫聖人之所以鼓舞天下之人
 日化而不自知者此其爲術歟後之爲政者則不
 然與人必得而絕之以必不可得此其意以爲

進賢而退不肖然天下之弊莫甚於此今夫制策之及等進士之高第皆以一日之間而決取終身之富貴此雖一時之文人而昧知其臨事之能否則其用之不巳太遽乎天下有用久而絕之者三州縣之吏苟非有大過而不可復用則其他犯法皆可使竭力為善以自贖而今世之法一陷於罪戾則終身不遷使之不自聊賴而疾視其民肆意妄行而無所顧惜此其初未必小人也而不幸而陷於其中途窮而無所入則遂以自棄府史賤吏為國者知其不可闕也是故歲久則補以外官以其

所從來之卑也而限其所至則其中雖有出羣之才終亦不得齒於士大夫之列夫久出身而仕者將以求貴也貴不可得而至矣則將惟富之求此其勢然也如是則雖至於鞭笞戮辱而不足以禁其貪故夫此二者苟不可以遂棄則宜有以少假之也入貲而仕者皆得補郡縣之吏彼知其終不可得遷亦將逞其一時之欲無所不至夫此誠不可以遷也則是用之之過而已臣故曰絕之則不用用之則不絕此三者之謂也

敦教化策別

宋蘇軾

大明唐順之曰此文甚錯綜

夫聖人之於天下所恃以為牢固不拔者在乎天下之民可與為善而不可以為惡也昔者三代之民見危而授命見利而不忘義此非必有爵賞勸乎其前而刑罰驅乎其後也其心安於為善而忤怵於不義是故有所不為夫民知其所不為則天下不可以敵申共不可以威利祿不可以誘可殺可辱可飢可寒而不可與叛此三代之所以享國長久而不拔也及至秦漢之世其民見利而忘義見危而不能授命法禁之所不及則巧偽變詐無所不為疾視其長上而幸其災因之以水旱加之

以盜賊則天下蕩然無復天子之民矣世之儒者嘗有言曰三代之時其所以教民之具甚詳且密也學校之制射鄉之節冠昏喪祭之禮粲然莫不有法及至後世教化之道衰而盡廢其具是以若此無恥也然世之儒者蓋亦嘗試以此等教天下之民矣而卒以無效使民好文而益媮飾詐而相高則有之矣此亦儒者之過也臣愚以為若此者皆好古而無術知有教化而不知名實之所存者也實者所以信其名而名者所以求其實也有名而無實則其名不行有實而無名則其實不長凡

文選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今儒者之所論皆其名也昔武王既克商散財發粟使天下知其不貪禮下賢俊使天下知其不驕封先聖之後使天下知其仁誅飛廉惡來使天下知其義如此則其教化天下之實固已立矣天下聳然皆有忠信廉恥之心然後文之以禮樂教之以學校觀之以射鄉而謹之以冠昏喪祭民是以目擊而心諭安行而自得也及至秦漢之世專用法吏以督責其民至于今千有餘年而民日以貪冒嗜利而無恥儒者乃始以三代之禮所謂名者而繩之彼見其登降揖讓盤辟俯僂之容則掩口

而竊笑聞鐘鼓管磬希夷蹕緩之音則驚顧而不樂如此而欲望其遷善遠罪不已難乎臣愚以為宜先其實而後其名擇其近於人情者而先之今夫民不知信則不可與久居於安民不知義則不可與同處於危平居則欺其吏而有急則叛其君此教化之實不至天下之所以無變者幸也欲民之知信則莫若務實其言欲民之知義則莫若務去其貪往者西河用兵而家人子弟皆籍以為軍其始也官告以權時之宜非又役者如是當復爾業少焉皆刺其額無一人得免自寶元仁宗年號以來

諸道以兵興為辭而增賦者至今皆不為除去夫如是將何止民之詐欺哉夫所貴乎縣官之尊者為其恃於四海之富而不爭於錐力之末也其與民也優其取利也緩古之聖人不得已而取則時有所置以明其不貪何者小民不知其說而惟貪之知今雞鳴而起百工雜作匹夫入市操挾尺寸吏且隨而稅之扼吭拊背以收絲毫之利古之設官者求以裕民今之設官者求以勝民賦斂有常限而以先期為賢出納有常數而以羨息為能天地之間苟可以取者莫不有禁求利太廣而用法

太密故民日趨於貪臣愚以為難行之言當有所必行而可取之利當有所不取以教民信而示之義若曰國用不足而誅可以行則臣恐其失之多於得也

均戶口策別

宋蘇軾

夫中國之地足以食中國之民有餘也而民常病於不足何哉地無變遷而民有聚散聚則爭於不足之中而散則棄於有餘之外是故天下常有遺利而民用不足昔者三代之制度地以居民民各以其夫家之衆寡而受田於官一夫而百畝民不

可以多得尺寸之地而地亦不可以多得一介之
 民故其民均而地有餘敘俗事極疎爽當周之時四海之
 內地方千里者九而京師居其上極疎爽有田百同而為
 九百萬夫之地山林陵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
 巷三分去一為六百萬夫之地又以上中下田三
 等而通之以再易為率則王畿之內足以食三百
 萬之眾以九州言之則是二千七百萬夫之地也
 而計之以下農夫一夫之地而食五人則是萬有
 三千五百萬人可以仰給於其中當成康刑措之
 後其民極盛之時九州之籍不過千三萬四千有

餘夫地以十倍而民居其上故穀常有餘而地力
 不耗何者均之有術也自井由廢而天下之民轉
 徙無常惟其所樂則聚以成市側有躡足以爭尋
 常挈妻負子以分升合雖有豐年而民無餘蓄一
 遇水旱則弱者轉於溝壑而彊者聚為盜賊地非
 不足而民非加多也蓋亦不得均民之術而已夫
 民之不均其弊有二上之人賤農而貴末忽故而
 重新則民不均夫民之為農者莫不重遷其墳墓
 廬舍桑麻果蔬牛羊耒耜皆為子孫百年之計惟
 其百工伎藝游手浮食之民然後可以懷輕資而

極其所往是故上之人賤農而貴末則農民捨其
耒耜而游於四方擇其所利而居之其弊一也凡
人之情怠於久安而謹於新集水旱之後盜賊之
餘則必省刑罰薄稅斂輕力役以懷逋逃之民而
其久安而無變者則不肯無故而加郵是故上之
人忽故而重新則其民稍稍引去聚於其所重之
地以至於衆多而不能容其弊二也臣欲去其二
弊而開其二利以均斯民昔者聖人之興作也必
因人之情故易為功必因時之勢故易為力程今
欲無故而遷徙安居之民分多而益寡則怨謗之

門盜賊之端必起於此未享其利而先被其害臣
愚以為民之情莫不懷土而重去惟士大夫出身
而仕者徂於遷徙之樂而忘其鄉昔漢之制吏二
千石皆徙諸陵為今之計可使天下之吏仕至某
者皆徙荆襄唐登許汝陳蔡之間今士大夫無不
樂居於此者故恐獨往而不能濟彼見其儕類等
夷之人莫不在焉則其去惟恐後耳此其所謂因
人之情夫天下不能歲歲而豐也則必有饑饉流
亡之所民方其困急時父子且不能相顧又安知
去鄉之為戚哉當此之時易其樂徙者而使所過

廩之費不甚厚而民樂行此其所謂因時之勢然此二者皆授其由貸其耕耘之具而緩其租然後可以固其意夫如是天下之民其庶乎有息肩之漸也

倡勇敢策別

宋蘇軾

戰以勇為主以氣為決天子無皆勇之士而將軍無皆勇之士是故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倡莫善乎私此二者兵之微權英雄豪傑之士所以陰用而不言於人而人亦莫之識也臣請得以備言之夫倡者何也氣之先也有入人之勇怯有三軍

之勇怯入人而較乏則勇怯之相去若庭與楹至於三軍之勇怯則一也出於反覆之間而差於毫釐之際故其權在將與君人固有暴猛獸而不操兵出入於白刃之中而色不變者有見虺蜴而却走聞鐘鼓之聲而戰慄者是勇怯之不齊至於如此則閭閻之小民爭鬪戲笑卒然之間而或至於殺人當其發也其心翻然其色勃然若不可以已者雖天下之勇夫無以過之及其退而思其身顧其妻子未始不惻然悔也此非必勇者也氣之所乘則奪其性而忘其故故古之善用兵者用其翻

然勃然於味悔之間而其不善者沮其翻然勃然之心而開其自悔之意則是不戰而先自敗也故曰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均是人也皆食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急而有二人焉奮而爭先而致其死則翻然者眾矣弓矢相及劍楯相交勝負之勢未有所決而三軍之士屬目於一夫之先登則勃然者相繼矣天下之大可以名劫也三軍之眾可以氣使也諺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苟有以發及其翻然勃然之間而用其鋒是之謂倡倡莫善乎私天下之人怯者居其首勇者居其一是勇

者難得也捐其妻子棄其身以蹈白刃是勇者難能也以難得之人行難能之事此必有難報之恩者矣天子必有所私之將將軍必有所私之士視其勇者而陰厚之人之有異材者雖味有功而其心莫不自異自異而上不異之則緩急不可以望其為倡故凡緩急而肯為倡者必其上之所異也昔漢武帝欲觀兵於四夷以逞其無厭之求不愛通侯之賞以招勇士風告天下以求奮擊之人然卒無有應者於是嚴刑峻法致之死地而聽其以深入贖罪使勉彊不得已之人馳驟於死亡之地

是故其將降而兵破敗而天下幾至於不測何者
先無所異之人而望其為倡不巳難乎私者天下
之所惡也然而為巳而私之則私不可用為其賢
於人而私之則非私無以濟蓋有無功而可賞有
罪而可赦者凡所以媿其心而責其為倡也天下
之禍莫大於上作而下不應上作而下不應則上
亦將窮而自止方西戎之叛也天子非不欲赫然
誅之而將帥之臣謹守封略外視內顧莫有一人
先奮而致命而士卒亦循循焉莫肯盡力不得已
而出爭先而歸故西戎得以肆其猖狂而吾無以

應則其勢不得不重賂而求和其患起於天子無
同憂患之臣而將軍無腹心之士西師之休十有
餘年矣用法益密而進人益難賢者不見異勇者
不見私天下務為奉法循令要以如式而止臣不
知其緩急將誰為之倡哉大明唐順之曰此篇體方而意圓

策斷

下篇 論北狄

宋蘇軾

古者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然所以能敵之者
其國無君臣上下朝覲會同之節其民無穀米絲
麻耕作織紉之勞其法令以言語為約故無文書
符傳之繁其居處以逐水草為常故無城郭邑居

聚落守望之助其旃裘肉酪足以爲養生送死之具故戰則人人自鬪敗則驅告羊遠徙不可得而破蓋非獨古聖人法度之所不加亦其天性之所安者猶狙猿之不可使冠帶虎豹之不可被以羈繼也故中行說教單于無愛漢物所得繒絮皆以馳草棘中使衣袴弊裂以示不如旃裘之堅善也

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湟酪之便美也由此觀之中國以法勝而匈奴以無法勝聖人知其然是故精脩其法而謹守之築爲城郭塹爲溝池大倉廩實府庫明烽燧遠斥堠使民知金鼓進退坐

作之節勝不相先敗不相棄此其所以謹守其法而不敢失也一失其法則不如無法之爲便也故夫各輔其性而安其生春腰則中國與胡本不能相犯惟其不然是故皆有以相制胡人之不可從中國之法猶中國之不可從胡人之無法也今夫佩玉服韍冕而垂旒者此宗廟之服所以登降揖讓折旋俯仰爲容者也而不可以騎射今夫蠻夷而用中國之法豈能盡如中國哉苟不能盡如中國而雜用其法舍則是佩玉服韍冕而垂旒而欲以騎射也昔吳之先斷髮文身與魚鼈龍蛇居者數

十世而諸侯不敢窺也其後楚申公巫臣始教以乘車射御使出兵侵楚而闔廬夫差又逞其無厭之求開溝通水與齊晉爭疆黃池之會疆自冠帶吳人不勝其弊卒入於越夫吳之所以疆者乃其所以亡也何者以蠻夷之資而貪中國之美宜其可得而圖之哉西晉之亡也匈奴鮮卑氏羌之類紛紛於中國而其豪傑間起為之君長如劉元海符堅石勒慕容儁之儔皆以絕異之姿驅駕一時之賢俊其疆者至有天下大半然終於覆亡相繼遠者不過一傳再傳而滅何也其心固安於無法

也而束縛於中國之法中國之人固安於法也而苦其無法甚化兩會君臣相戾上下相厭是以雖建都邑立宗廟而其心岌岌然常若寄居於其間而安能久乎且人而棄其所得於天之分未有不亡者也味有契丹自五代南侵乘石晉之亂奄至京師觀中原之富麗廟社宮闕之壯而悅之知不可以留也故歸而竊習焉山前諸郡既為所并則中國士大夫有立其朝者矣故其朝廷之儀百官之號文武選舉之法都邑郡縣之制以至於衣服飲食皆雜取中國之象然其父子聚居貴壯而賤老貪

得而忘失勝不相讓敗不相救者猶在也其中朱
能革其犬羊豺狼之性而外牽於華人之法此其
所以自投於陷穽網羅之中東縛於中而中國之
人猶曰今之匈奴非古也其措置規畫皆不復變
夷之心以為不可得而圖之亦過計矣且失天下
固有沈謀陰計之士也昔先王欲圖大事立奇功
則非斯人莫之與共去蕩開秦之尉繚漢之陳平皆
以樽俎之間而制敵國之命此亦王者之心期以
紓天下之禍而已彼契丹者有可乘之勢三而中
國未之思焉則亦足惜矣臣觀其朝廷百官之衆

而中國士大夫交錯於其間固亦有賢俊慷慨不
屈之士而詬辱及於公卿鞭扑行於殿陛貴為將
相而不免囚徒之恥宜其有惋憤鬱結而思變者
特未有路耳凡此皆可以致其心無其法雖不為吾
用亦以間踈其君臣此由余之所以入秦也幽燕
之地自古號多雄傑名於圖史者往往而是自宋
之興所在賢俊雲合響應無有遠邇皆欲洗濯磨
淬以觀上國之光而此一方獨陷於非類昔太宗
皇帝親征幽州朱克而班師聞之謀者曰幽州士
民謀欲執其帥以城降者聞乘輿之還無不泣下

且胡人以為諸郡之民非其族類故厚斂而虐使
之若其則其思內附之心豈待深計哉此又足為
之謀也使其上下相猜君民相疑然後可攻也語
有之曰鼠不容穴啣窠數也彼僭立四都分置守
宰倉廩府庫莫不備具有一旦之急適足以自累
守之不能棄之不忍華夷雜居易以生變如此則
中國之長足以有所施矣然非特如此而已也此
轉尤中國不能謹守其法彼慕中國之法而不能
純用是以勝負相持而未有決也顯夫蠻夷者以
力攻以力守以力戰顧力不能則逃中國則不然

其守以形其攻以勢其戰以氣故百戰而力有餘
形者有所不守而敵人莫不忌也勢者有所不攻
而敵人莫不憊也氣者有所不戰而敵人莫不懼
也苟去此三者而角之於力則中國固不敵矣尚
何云乎伏惟國家留意其大者而為之計其小者
臣未敢言焉大明唐順之曰此文極其

君術第二首

宋蘇轍

將求御天下之術必先明於天下之情不先明於
天下之情則與無術何異夫天下之術臣固已略
言之矣而又將竊言其情今使天子皆得賢人而

任之雖可以無憂乎其為姦然猶有情焉而不可
以不知此下言君之情蓋臣聞之人有好為名高者臨
財推之以讓其親見位去之以讓其下進而天子
禮焉則以為歡進而不禮焉則雖逼之而不食其
祿力為廉恥之節以高天下若是而天子不知焉
而泰之以厚利則其心赧然有所不平人有好為
厚利者見祿而就之以憂其身見利而取之以豐
其家良由大屋惟其與之則可以致其才如是而
天子不知焉而彊之以名高則其心缺然有所不
悅於其中入惟無好自勝也好自勝而不少柔之

則忿鬪而不和人惟無所相惡也有所相惡而不
為少避之則事其私怒而不求成功素剛則無折
乏也素畏則無彊乏也彊乏則將不勝而折之則
將不振凡此數者皆所以求用其才而不傷其心
也然猶非所以馭天下之姦雄下言小蓋臣聞
之天下之姦雄其為心也甚深而其為迹也甚微
將營其東而形之於西將取其右而擊之於左古
之人有欲得其君之權者不求之其君也優游翺
翔而聽其君之所欲為使之得其所欲而油然自
放以釋天下之權此語曲盡天下之權既去其君

管子卷之六

而無所歸然後徐起而收之故能取其權而其君
 不之知古之人有為之者李林甫是也夫人既獲
 此權也則思專而有之專而有之則常恐天下之
 人從而傾之夫人惟能自固其身而後可以謀久
 自固之不暇而欲謀人也實難故古之權臣常合
 天下之爭天下且相與爭而不解則其勢無暇及
 我是故可以久居而不可去古之人有為之者亦
 李林甫是也世之人君苟無好善之心幸而有好
 善之心則天下之小人皆將賣之以為姦何者有
 好善之名而不察為善之實天下之善固有可以

謂之惡而天下之惡固有可以謂之善者彼知吾
 之欲為善也則或先之以善而終之以惡或有指
 天下之惡而飾之以善古之人有為之者石顯是
 也人之將欲為此釁也將欲建此事也必先得於
 其君欲成事而君有所不悅則事不可以成故古
 之姦雄劫之以其所必不能其所必不能者不可
 為也則將反而從吾之所欲為古之人有為之者
 驪姬之說獻公使之老而避禍是也此數者天下
 之至情故聖人見其初而求其終聞其聲而推其
 形蓋惟能察人於無故之中故天下莫能欺何者

無故者必有其故也。古者明主在上，天下之小人伏而不見，夫小人者豈其能無意於天下也。舉而見其情，發而中其病，是以愧恥退縮而不敢進。臣欲天子明知君子之情，以養當世之賢公名卿，而深察小人之病，以絕其自進之漸。此亦天下之至明也。大明唐順之曰：此篇分兩扇，終叙兼未叔子瞻妙處，蓋子用文之至者也。

君術第四

宋蘇轍

古者君臣之間相信如父子，相愛如兄弟。朝廷之中優游悅懌，歡然相得，而無間知無所不言，言無所不盡，開心平意，表裏洞達，終身而不見其隙。當

此之時，天下之人出身以事君，委命於上，而無所憂懼，安神定氣，以觀天下之政。蕩然肆志，有所欲為而上不見忌，其所據者甚堅，而無疑。是以士大夫皆敢進而擅天下之大功，至於後世，君臣相虞，皆有猜防之憂。君不敢以其誠心致諸其臣，而臣亦不敢直已以行事。二者相與齟齬而不相信，上下相顧，鯁鯁然而不能以自安，而尚何暇及於天下之利害。故天下之事每每擾敗，而無所成就。臣竊傷之，而以為其弊在於防禁之太深，而督責之太急。夫古之聖人，至嚴而有所至寬，至易而有所

至險使天下有所易信而有所不可測用之各當其處而不失節是以天下畏其嚴而樂其實至於後世之君徒知天下之不可以其寬也而用之其君臣之際使其公卿大臣終日憂懼不得安意肆志以自盡於其上而以為畏威徒知天下之不可甚嚴也而用之其法律之事使其天下之官吏欺其長上得以苟免取容不畏天子之法而以為行惠蓋其所以用之之術甚悖而不順者至於如此夫天下之人上自百官而下至於庶民其為姦安可窮盡而天子者以其一身寄乎其中論其衆寡

之勢則天下至衆而天子至寡論其智詐巧偽之術則天下之衆固必有過於天子者吾欲臨之以天子之威則彼有畏憚而不敢言多為之隄防以御其變詐則彼之智將有以出於隄防之所不能及是以古之聖人推之以至誠而御之以無威容之以至寬而待之以至易以君子長者之心待天下之士而不防其為詐談笑議論無所不及以開其歡心故天下士大夫皆欣然而入於其中有所愧恥而不忍為欺詐之行力行果斷而無憂懼不敢之意其所任用雖其兄弟朋友之親而不顧徇

私之名其所誅戮雖其仇怨眦睚之人而不卹報
怨之嫌何者君臣相信之篤此所謂至嚴而有所
至寬者也然至太吏縱橫放肆犯法而無忌天下
之所指自律令之所當取則雖天子有所不可輒
釋使之入而不可解而後天下知有所畏此所
謂至易而有所至險一者其事不同而相與為用
夫是以至寬而天下無頽惰靡迤之風至險而君
臣無猜防逼迫之慮夫惟能通其君臣之歡而盡
行其刑法之所禁而後可以及此也

臣事第一

宋蘇轍

天下有權臣有重臣二者其迹相近而難明天下
之人知惡夫權臣之專而世之重臣亦遂不容於
其間夫權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有而重臣者天
下不可一日而無也天下徒見其外而不察其中
見其皆侵天子之權而不察其所為之不類是以
舉皆嫉之而無所喜此亦已太過也今夫權臣之
所為者重臣之所切齒而重臣之所取者權臣之
所不顧也將為權臣邪必將內悅其君之心委曲
聽順而無所違戾外竊其生殺予奪之柄黜陟天
下以見已之權而沒其君之威惠內能使其君歡

愛悅憚無所不順而安為之上外能使其公卿大夫百官庶吏無所不歸命而爭為之腹心上愛下順合而為一然後權臣之勢遂成而不可拔至於重臣則不然君有所為不可以必爭爭之不能而其事有所必不可聽則專行而不顧待其成敗之迹著則上之心將釋然而自解其在朝廷之中天子為之蹶然而有所畏士大夫不敢安肆怠惰於其側爵祿慶賞已得以議其可否而不求以為己之私惠刀鋸斧鉞已得以參其輕重而不求以為己之私勢要以使天子有所不可必為而羣下有

所震懼而已不與其利何者為重臣者不待天下之歸已而為權臣者亦無所事天下之畏已也故各因其行事而觀其意之所在則天下誰可欺者臣故曰為天下安可一日無重臣也且今使天下而無重臣則朝廷之事惟天子之所為而無所可否雖天子有納諫之明而百官畏懼戰慄無平昔尊重之勢誰肯觸忌諱冒罪戾而為天下言者惟其小小得失之際乃敢上章謹譁而無所憚至於國之大事安危存亡之所繫則將卷舌而去誰敢發而受其禍此人主之所大患也悲夫後世之君

徒見天下之權臣出入唯唯以為有禮而不知此
乃所以潛潰其國徒見天下之重臣剛毅果敢喜
逆其意則以為不遜而不知其有社稷之慮二者
淆亂於心而不能辨其邪正是以喪亂相仍而不
悟何足傷也愈愈昔者衛太子聚兵以誅江充武
帝震怒發兵而攻之京師至使丞相太子相與交
戰不勝而走又使天下極其所往而剪滅其迹當
此之時苟有重臣出身而當之擁護太子以待上
意之少解徐發其所蔽而開其所怒則其父子之
際尚可得而全也惟無重臣故天下皆知之而不

敢言臣愚以為凡為天下宜有以養其重臣之威
使天下百官有所畏忌而緩急之間能有所堅忍
持重而不可奪者竊觀方今四海無變非常之事
宜其息而不作然及今日而慮之則可以無異日
之患不然者誰能知其果無有也而不為之計哉
抑臣聞之今世之弊在於法禁太密一舉足不如
律令法吏且以為言而不問其意之所屬是以雖
天子之大臣亦安敢有所為於法律之外以安天
下之大事故為天子之計莫若少寬其法使大臣
得有所守而不為法之所奪昔申屠嘉為丞相至

文豐月詳卷三十一
進策一
三十一
建康下
三十一

召天子之倖臣鄧通立之掌下而詰責其過是時
通幾至於死而不救天子知之亦不以為恠而申
屠嘉亦卒非漢之權臣由此觀之重臣何損於天
下哉按晉武帝時劉頌上疏曰閣君在位則重臣
臣俱執國統而成敗相友何也重臣假所資以樹
私任臣因所藉以盡公盡公者政之本也樹私者
謂亂之源也此篇之論蓋本於此其曰權臣即頌所
謂重臣也曰重臣即頌所謂任臣也至我朝大
學士湖廣張文隱公治典司嘉靖二十七年會試
復以此旨策士而發揮尤極明盡嗚呼人主觀之
亦可悟矣

臣事

第二首

宋蘇轍

仲尼之稱管仲曰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

無怨言又讀蜀志其言諸葛孔明遷李平殛廖立
及孔明既死而此二人皆哭泣有至死者臣每讀
其書至此未嘗不嗟嘆古人之不可及而竊愍今
世之不能也夫為天下國家惟剛者能守其法而
公者能以剛服天下管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
重而道遠天下者天子之天下也賞罰之柄予奪
之事其出於天子本無敢言者惟其不公故有下
人焉受戮而去雖其當罪而亦勃然有不服之心
而上之人雖其甚公於此而亦畏其不服而不敢
顯然明斥其罪故夫天下之不公足以敗天下之

至剛而天下之不剛亦足以破天下之至公二者
相與並行然後可以深服天下之衆臣嘗竊悲唐
季五代之亂外有執兵強忿之臣威蓋天下而以
其力內脅天子天子不敢輒忤其意意有所不悅
則其上下不能自保當此之時人主務爲安身之
政不敢以其剛心而守其公事此其勢不得不然
耳方今海內治安外無諸侯之虞而內無執政之
患然臣竊觀之於政令刑賞之際常若有所畏而
不敢自必者此其故何也夫朝廷之臣無罪而留
有罪而黜此爲臣之常也故其有罪以爲當黜則

官必削以爲不當黜則無故而置之於外此猶爲不
可也今有罷而雖之於外友從而以其爵秩是將
以爲賞邪爲刑邪是不可得而知也蓋曰姑以鎮
撫其耿耿之意彼其失爲近臣而去也雖賜之千
金而猶有所慊然於其心且天下之罪人而皆欲
滿其所懷則爲天子安可以有所刑戮哉然而事
之所不平者又非特如此也黜之者一人則必有
排而辨之者一人以爲黜者之有所不悅乎其辨
之者也而使與之皆黜夫此二人其罪果誰在平
以其言而黜人亦以其言而黜之是爲黜者報仇

耳是以天下雖樂強臣之災而臣下竊揣天子之心皆有所持而進之此其弊始於執之不剛而成於守之不公夫朝廷之事臣安得知其有所不公者然竊恠每有所除吏民門莫不切切口語以為此誰人之親戚故舊而得之者每有所措置亦莫不以爲此誰人化所欲而行之者使上之人凡果知此則宜乎人之受罪而不服而吾亦不敢以加於人也詩云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唯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禦夫

公者能以剛服天下此其勢然也且夫古之爲君者有所天樂而今世不知也人君之樂非樂夫有天下而樂得與天下去惡而獎善以快吾志今使天下有不義之臣誅之不復又從而尊之尊之不是以爲悅而又從而黜其所忌以慰其盛怒此二事者夫豈爲君之樂哉蓋事有所不可並從而欲不可以皆得今夫人之有所私愛而不公者是亦人之所樂焉耳然其爲樂有所害於爲君之樂是以不若棄彼而全此也且事之利害有知之而患不可爲者有患不知之而知之則可行者今欲潔

然無私而行吾法之所至有罪而黜黜而無所姑
息使天下皆知賞之為賞罰之為罰此非有所勤
苦而難成者而顧患不肖為夫管仲孔明惟其為
之而已矣

臣事

第四首
委兵權

宋蘇轍

天下之患無常形也惟見天下之患而去之就其
所安而從之則可久而無憂有淺丈夫見其生於
東也而盡力於東以忘其西見其起於外也而銳
意於外以忘其中是以禍生於無常而變起於不
測莫能救也昔者西漢之禍當文景之世天下莫

不以為必起於諸侯之大疆也然至武帝之時七
國之餘日以漸衰天下坦然四顧以為無虞而陵
夷至於元成之間朝廷之疆臣實制其命而漢以
不祀世祖武顯宗帝既平天下以為世之所患莫
不在乎朝廷之疆臣矣而東漢之亡其禍乃起於
宦官由此觀之則天下之患安在其防之哉人之
將死也或病於大勞或病於飲酒天下之人見其
死於此也而曰必無勞力與飲酒則是不亦拘而
害事哉彼其死也必有以啓之是以勞力而能為
災飲酒而能為病而天下之人豈必皆死於此昔

文選月詩卷二十七

八進象下

二十六

唐季五代之亂弟何在也海內之兵各隸其將大者數十萬人而小者不下數萬撫循鞠養美衣豐食同其甘苦而順其好惡甚者養以為子而授之以其姓故當是時軍旅之士各知其將而不識天子之惠君有所令不從而聽其將而將之所為雖有大姦不義而無所違拒故其亂也姦臣擅命擁兵而不可制而方其不為亂也所攻而必降所守而必固良將勁兵徧於天下其所摧敗破滅足以上快天子鬱鬱之心而外抗敵國竊發之難何者兵安其將而樂為用命也然今世之人遂以其亂

為戒而不收其功舉天下之兵數百萬人而不立素將將兵者無朋心親愛之兵而士卒亦無附著而欲為之效命者故命將之日士卒不知其何人皆莫敢仰視其面夫莫敢仰視其禍之本也此其為禍非有脅從駢起之殃緩則畏而怨之而有急則無不忍之意此二者用兵之深忌而當今之人蓋亦已知之矣然而不敢改者畏唐季五代之禍也而臣竊以為不然天下之事有此利也則必有此害天下之無全利是聖人之所不能如之何也而聖人之所能要在不究其利利未究而變其方

使其害未至而事已遷故能享天下之利而不受其害昔唐季五代之法豈不大利於世惟其利已盡而不知變是以其害隨之而生故我太祖太宗以為不可以長久而改易其政以便一時之安為將者去其兵權而為兵者使不知將凡此皆所以杜天下之私恩而破其私計其意以為足以變五代豪將之風而非以為後世之可長用也故臣以為當今之勢不變其法無以求成功且夫邀天下之大利則必有所犯天下之危欲享大利而顧其全安則事不可成而方今之弊在乎不欲有所搖

撼而徒得天下之利不欲有所勞苦而遂致天下之安今夫欲人之成功必先捐兵以與久欲先捐兵以與久則先事於擇將擇將而得之苟誠知其忠雖捐天下以與之而無憂而况數萬之兵哉昔唐之亂其為變者非其所命之將也而皆其盜賊之人所不得已而以為將者此其故也故夫將帥豈必盡疑其為姦要以無畏其擇之之勞而遂以破天下之大利蓋天下之患天豈必在此也

臣事 第五首 養兵

宋蘇轍

天下之勇士可 استخدام兵而不可使主兵天下之智

文淵閣詩卷三十一

士可使主兵而不可使養兵養兵者君子之事也
故用兵之難而養兵為尤難何者士氣之難伏也
舉兵而征行三軍之士其心在號令而其氣在戰
息兵而為營三軍之士其心在壘壁而其氣在禦
陣兵而遇敵三軍之士其心在白刃而其氣在勝
氣之所在者氣之所向也故兵在外士氣在敵而
不在其上不在其上是故撫之而易悅予之而易
足誅之而易定動之而易使其上之人御之以勇
而驅之以智則百萬之衆可以無足憂者及夫天
下既安三軍之士各反其室家美衣甘食優游無

為投石超距不足以洩其怒而各求其上之所短
當此之時軍中之士圍視四顧而始不可忍矣是
故又於不用則其意不欲復戰又於不使則其意
不欲復役夫惟不欲而彊使之與之出戰則不樂
而與之從役則為亂此必然之勢也夫古者兵出
於農其欲動之尤難然當周之季諸侯之強天下
之民日起而操兵齊晉秦楚以其兵車徜徉天下
萬里而後反而天下之民不敢言病至於後世平
居無事常竭天下以養士卒一旦有急當得其力
乃反傲睨邀賞不肯即去夫其平時衣食其上有

難而起起而鬪死有事而役役而盡力此其勢宜
若合於三代之農夫矣而當今方病其不然此豈
非其養之之過歟臣觀天下之兵其數莫如京師
之多而士卒之趨趨難制亦莫如京師之甚何者
天子在位以仁御兵士不知戰而狃於賞令之稍
急以瞋目攘臂而言不遜此其可惡也且京師宗
廟禁闈之所在而使不義之徒周環布列於其左
右而尚何以為安臣聞養兵而兵驕戾其責在將
方今京師之將所任者誰乎匹夫小人以次當遷
而為之什百之長此其為名尚未離干卒伍也而

其上之所統獨有三大尉推而上之則至於樞密
使如此四大臣者非在什伍部曲是間以日夕訓
練之者也且失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
難用也今使大臣獨制其上恩意不交而德澤不
洽上下不相信特以勢相從而無以義附者則是
未可以法治也使朝廷大臣而曲躬偃俸親問疾
若如異時出兵行陣之間此則其勢有所不給矣
古者南北軍有監軍御史有護軍諸校各有軍正
正丞是以任安胡建之徒忠信守節之士得以出
入軍中獲其歡心而後訓之以禮繩之以法有以

文選卷之三十一 卷之三十一

三骨... 道...
誅滅而士卒皆服如此而後兵可用也。今柰何獨使很戾之人自相臨御而天子獨以貪暴無知之匹夫為左右之衛哉。臣愚以為略如漢制設為諸校使常處軍中既以撫之且漸誅戮其豪橫而訓之知禮傳曰晉悼公知欒糾之能御以知于政也以為我御使訓諸御知義知荀賓之有力而不暴也以為我右使訓勇力之士時使故軍中之吏非其近之則不能得其歡心不得其心則雖有法而不能用法不能用法則士不可以勞苦而兵不可以應卒有兵不可以應卒而有將不能以使眾此

最天下之太患也。大明唐順之日宋時制兵之弊一則太臣不可使近兵一則近兵者又非其人故兵終不可用

臣事第八
宋蘇轍

天下惟其有權者可以使人有利者可以得眾權者天下之所為去就也利者天下之所為奔走也能是非可否者之謂權能貧富貴賤者之謂利天子者收天下之權而自執之斂天下之利而親用之者也故天下之人上自公卿大夫之尊而下至於閭閻匹夫之賤府史胥徒僮僕奴妾以次相屬而相役至於疲弊勞苦老死而不去緩急可以使

之相救危難可以使之相死蹈白刃赴深谷可使
 用命而不敢辭何者彼利於人者固役於人也千
 金之家持其贏餘以勾貸鄰里之貧民薄息緩取
 而可以豪權於鄉黨刺客武士為之效死而莫之
 能制此權利之所致也臣聞天子者執天下之權
 而擅四海九州之利爵祿慶賞金玉錢幣此其富
 非特千金之利也予奪可否刑戮誅滅此其勢非
 特千金之權也古之人君得天下之權利而專之
 是故所為而成所欲而就謀臣猛將為之盡力有
 死而無二社稷之臣可使死宗廟郡縣之臣可使

死封疆文吏可使死其職武吏可使死其兵天下
 之人其存心積慮皆以為當然是以寇至而不懼
 難生而無變方其平居無事之際天子衣食而養
 之以待夫言之事故有事而死亦其勢然也然當
 今天下之人食天子之祿被天子之爵衣青紫佩
 印綬從吏卒縱橫赫奕者當徧天下一旦有急皆
 莫肯死者此甚可恠也往年廣南之亂太吏據城
 擁兵賊至而莫敢擊逃遁奔竄伏令草莽之間以
 避兵革之禍至使蠻夷之人得以橫行於中原人
 民流離方數千里幾為丘墟而無一死戰之吏國

文選明義卷三十七 進第下 三十一

家每歲收天下之士士之發於飢寒取官而去者
動以數百為輩六年之間考足而無過則又為之
改爵而增其祿秩幸而有超羣拔類之才則公卿
大臣又得薦之於天子而特寵貴之翱翔朝廷之
間不出十年可以安坐談笑而為兩制此其為法
尚何所負於天下而士大夫終莫肯奮而為之用
何也夫明哲之君以其法邀天下今天下之人反
以其法邀之故邀在我則奔走者人也邀在人則
奔走者我也今世之法夫豈不欲以邀人哉蒞官
六七考求舉者五六人凡此皆備具而無所過失

然後為之改爵而增其祿秩夫此豈誠足以邀人
哉為法而不足以邀人則人將反以吾法而相邀
今之官吏考足而無過且有舉者則天子寧有以
却之邪是不得不從而予之矣如此則是天子之
爵祿非天子之惠而不下之勢也士大夫以勢取
爵祿是以舉皆不德其上凡今天子之權反而入
於下而天子之利變而為輕取易得之物矣蓋臣
聞天下有二弊有法亂之弊有法弊之弊轉身處
用虛語
引首則文勢不急道而鬱
迂有味小蘇得意正在此法亂則使人紛紛而無
所執法弊則使人牽制而不自得古之聖人法亂

則以立法救之而法弊則受之以無法夫無法者
 非縱橫放肆之謂也上之人投棄規矩而使天下
 無所執以邀其君是之謂無法今夫官吏之法其
 亦無自舉者與考而已使一二大臣得詳其才與
 不才舉者具而考足才者與之而不才者置之雖
 有考不足而舉者不具其可與者則亦與之也凡
 皆務與天下為所不可測使吏無所執吾法以邀
 我收天子之權利而歸之於上如此則議者將以
 為蕩然無法則大吏易以為姦臣聞人惟不為姦
 也而後任以為大吏苟天下之廣而無一二大臣

可信者則國非其國矣且自唐季以來世之設法
 者始皆務以防其大臣蓋唐之盛時其所以試天
 下之士與調天下之選人者皆無一定之法而惟
 有司之為聽夫是以下不得邀其上而上有以役
 其下臣故曰惟有權者可以使人又有利者可以得
 衆此不可不深察也大明唐順之曰此辭大抵與抑僥侂侂篇同

民政第二首舉孝廉
 宋蘇轍

三代之盛時天下之人自匹夫以上莫不務自脩
 潔以求為君子父子相愛兄弟相悅孝悌忠信之
 美發於士大夫之間而下至於田畝朝夕從事終

身而不厭，至於戰國，王道衰息，秦以驅其民而納之於耕耘戰鬪之中，天下翕然而從之。南畝之民而皆爭爲千伐旗鼓之事，以首爭首，以力搏力，進則有死於戰，退則有死於將，其患無所不至。夫周秦之間，其相去不數十年，周之小民皆有好善之心，而秦人獨喜於戰攻，雖其死亡而不肯以自存。此二者，臣竊知其故也。夫天下之人不能盡知禮義之美，而亦不能奮不自顧以陷於死傷之地，其所以能至於此者，上之人實使之然也。然而閭巷之民劫而從之，則可以與之僥倖於一時之功。

而不可以望其久遠，而周秦之風俗皆累世而不變。此不可不察其術也。蓋周之制使天下之士孝悌忠信聞於鄉黨，而達於國人者，皆得以登於有司。而秦之法使其武健壯勇能斬捕甲首者，得以自復其役，上者優之以爵祿，而下者皆得役屬其鄰里。天下之人知其利之所在，則皆爭爲之，而尚安知其其他。然周以之興而秦以之亡，天下遂皆尤秦之不能而不知秦之所以使天下者亦無以異於周之所以使天下者。至使之勢所以奔走天下萬世之所不易也，而特論其所以使之者，何如。

焉耳。今者天下之患實在於民昏而不知教。然臣以謂其罪不在於民而上之所以使之者或未至也。且天子之所求於天下者何也？天下之人在家欲得其孝而在國欲得其忠。兄弟欲其相與為愛而朋友欲其相與為信。臨財欲其思廉而患難欲其思義。此誠天子之所欲於天下者。古之聖人所欲而遂求之，求之以勢而使之自至，是以天下爭為其所求，以求稱其意。今有人使人為之牧其牛羊，將責之以其牛羊之肥瘠，則因其肥瘠而制其利害。使夫牧者趨其所利而從之，則可以不勞而坐

得其所欲。今求之以牛羊之肥瘠而乃使之盡力於樵蘇之事，以其薪之多少而制其賞罰之輕重。則夫牧人將為牧邪？將為樵邪？為樵則失牛羊之肥而為牧則無以得賞。故其人舉皆為樵而無事於牧。吾之所欲者牧也，而反樵之為得此，無足怪也。今夫天下之人所以求利於上者，果安在哉？士大夫為聲病剽掠之文而治苟且記問之學，曳裾束帶俯仰周旋而皆有意於天子之爵祿。夫天子之所求於天下者，豈在是也？然天子之所以求之者，唯此而人之所由以有得者亦唯此。是以若此

不可却也嗟夫欲求天下忠信孝悌之人而求之於一日之試天下尚誰知忠化士悌之可喜而一日之試之可恥而不為者詩云無言不醜無德不報臣以為欲得其所求宜遂以其所欲而求之開之以利而作其急則天下必有應者今間歲而取天下之才奇人善士固宜有起而入於其中然天下之人不能深明天子之意而以爲所爲求之者止於其目之所見是以盡力於科舉而不知自反於仁義臣欲復古者孝悌之科使州縣得以與今之進士同舉而皆進使天下之人時獲孝悌忠信

三十一

三十一

之利而明知天子之所欲如此則天下宜可漸化以副上之所求然臣非謂孝悌之科必多得天下之賢才而要以使天下知上意之所在而各趨於其利則庶乎不待教而忠信之脩可以漸復此亦周秦之所以使人之術歟大明唐順之曰此文甚委曲

民政第五首

宋蘇轍

近代以來天下之變備矣世之君子隨其破敗而為之立法補首缺漏疏剔弊穢其為法亦已盡矣而後世之弊常不為之少息其法既立而旋亡其民暫享其利而不能久因循維持至於今世承百

通志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王^ノ之弊^ヲ而獨受其責^ヲ其病最爲繁多^モ而古人已行^ニ
之遺策又莫不盡廢^セ而不舉^セ是以爲國百有餘年^ニ
而不至於治平者^由此之故也^也蓋天下之多虞其^レ
始自井田之亡^ニ田制一敗而民事大壞紛紛而不^レ
可止^レ可化^レ陳言^ヲ作^ス新語^ヲ其始也兼并之民畏而貧民^レ
失職貧者無^レ立錫之地而富者連阡陌以勢相役^レ
收大半之稅耕者窮餓而不耕者得食以爲不便^レ
故從而爲之法曰限民名田貴者無過若干而貧^キ
者足以自養此董生之法也天下之人兼并而有^レ
餘則思以爲驕奢驕奢之風行於天下則富者至^レ

有破其貲畜而貧者恥於不若以爭爲盜而不知^レ
厭民皆有爲盜之心則爲之上者甚危而難安故^レ
爲之法曰立制而明等使多者不得過而少者無^レ
所慕也^也以平風俗此賈生之法也民之爲性豐年^ニ
則食之而無餘飢年則轉死於溝壑而莫之救^レ畜^ニ
商大賈乘其不足而貴賣之以重其災因其有餘^ニ
而賤取之以待其弊予奪之柄歸於豪民而上不^レ
知收粒米狼戾而不爲斂藜藿不繼而不爲發^レ故^レ
爲之法曰賤而官爲糴之以無傷農貴而官爲發^レ
之以無傷民小飢則發小熟之斂中飢則發中熟^ニ

管子地員篇第三十一
管子地員篇第三十一
管子地員篇第三十一

之斂大飢則發大熟之斂此李悝之法也古者三代之兵出而為兵入而為農出兵臨敵則國有資糧之儲而兵罷役休則無復養兵之費及至後世海內多故而征伐不息以為害農故特為設兵以辨天下之武事其始若不傷農者而要其終衣食之奉農亦必受其困故為之法曰不戰則耕以自養而耕之間暇則習為擊刺以待寇至此趙充國之法也蓋古之遺制其可以施於今者其多而臣不敢復以為說而此四者皆天下之所共知而不行者也夫知之而不行此其故何歟臣聞事固有

可以無術而行者有時異事變無術而不可行者均民以名田齊眾以立制是無術而可以直行者也乎糴以救災屯田以寬農是無術而不可行者也古者賢君在上用度足而財不竭損其有餘以備民之所不足而不害於歲計今者歲入不足以為出國之經費猶有所不給而何暇及於未然之備古者將嚴而兵易使其兵安於劬勞故雖使為農而不敢辭今者天下之兵可使執勞者皆不知戰而可與戰者皆驕而不可使衣食豐溢而筋力疲備且其平居自處甚倨而安肯為農夫之事乎

故屯田平糴之利舉世以為不可復者由此之故也蓋亦思其術矣臣嘗聞之賈人之治產也將欲有為而無以為資者不以其所以謀朝夕之利者為之也蓋取諸其不急之處而日蓄之徐徐而為之故其業不傷而事成夫天子之道食租衣稅年餘之取於民者亦非其正矣茶鹽酒鐵之類此近世之所設耳夫古之特朱管有此四物者之用也而其為國亦無所乏絕臣愚以為可於其中擇取一焉而置之用度之外歲以為平糴之資且其既已置之用度之餘則不復有所顧惜而發之也輕

發之也輕而後民獲其利其與今之所謂常平者亦已大異矣抑嘗聞之嘗已牧馬者不可使之畜豚彘馬彘之相去未能幾也而猶且不可使今世之兵以為兵募之而欲彊之以為農此其不從固無足恠者今欲以兵屯田蓋亦告之以將屯田而募焉人固有無田以為農而願耕者從其願而使之則雖勞而無怨苟屯田之兵既多而可用則夫不耕而食者可因其死亡而勿復補以待其自衰矣嗟夫古之人其制天下之患其亦已略盡矣而其守法者常至於怠惰而不舉是以世之弊常若

近起於今者而不求古之遺法而依之以爲治可不
不大悲矣哉

民政第六首 宋蘇轍

宋蘇轍

三代之時無兵役之憂降及近世有養兵之困而
無興役之患至於今而養兵興役之事皆不得其
當而可爲之深憂蓋古者兵出於農而役出於民
有農則不憂無兵而有民則不憂無役五口之家
常有二人之兵而二十歲之男子歲有三日之役
故其兵彊而費不增役起而人素具雖有大兵大
役而不憂事之不集至於兵罷役休而無日夜不

息之費其後周衰井田破壞陵夷至於末世天下
無復天子之田皆民之所自有天下之民不食天
子之由是故獨責其稅而不任之以死傷戰鬪之
患天子有養兵之憂而天下無攻守劬勞之民以
爲大優故調其財以爲養兵之用而天下之役興
其所以轉輸漕運營建興築之事又皆出於民當
此之時民之所以供上之令者三曰租曰調曰庸
租者地之所當出調者兵之所當費庸者歲之所
當役也故使之納粟於官以爲田之租入布帛
以爲兵之調歲役其力不役則出其力之所宜以

爲役之庸此三者農夫皆兼爲之而游惰文作之
民亦不免於庸調運重漕遠天子不知其費而一
出於民民歲役二旬而不役者富帛六十尺民亦
不至於大苦故隋唐之間有養兵之困而無興役
之患此其爲法雖不若三代之兵不特天子之養
然天下之役猶有可賴者皆民爲之也及其後世
又不能守乃始變法而爲兩稅以至於今天下非
有田者不可得而使而有田者之役亦不過奔走
之用而不與天子之大事天下有大興築有大漕
運則常患無以爲使故廣募冗兵以供力役之急

不知擊刺戰陣之法而坐食天子之俸由是國有
武備之兵而又有力役之兵此二者其所以奉養
之具皆出於農也而四海之游民無尺寸之庸調
爲農者常使陰出古者游民之所入而天子亦常
兼任養兵興役之大患故夫兵役之弊當今之世
可謂極矣叙農與國皆敵臣愚以爲天子平日無
事而養兵不息此其事出於不得已惟其于戈旗
鼓之攻而後可使任其責至於力役之際挽車船
築官室造城郭此非有死亡陷敗之危天下之民
誠所當任而不辭不至以累兵革之人以重費天

子之廩食然當今之所謂可役者不過曰農也而農已甚困蓋常使盡出天下之費矣而工商技巧之民與夫遊閒無職之徒常徧天下優游終日而無所役屬蓋周官之法民之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今可使盡為近世之法皆出庸調之賦庸以養力役之兵而調以助農夫養武備之士而力役之兵可因其老疾死亡遂勿復補而使游民之丁代任其役如期而止以除其庸之所當入而其不役者則亦收其庸不使一日而闕蓋聖人之於天下不唯重乎苟廉而無所求唯其能緩天下之所不

給而節其大幸則雖有取而不害於為義今者雖能使游民無勞苦嗟嘆之聲而常使農夫獨任其困發前未盡之意天下之人皆知為農之不便則相率而事於末末衆而農衰則天子之所獨任者愈少而不足於用故臣欲收游民之庸調使天下無僥倖苟免之入而且以紓農夫之困苟天下之游民自知不免於庸調之勞其勢不耕則無以供億其上此又可驅而歸之於南畝要之十歲之後必將使農夫衆多而工商之類漸以衰息如此而後使天下舉皆從租庸調之制而去夫所謂兩稅者而分

役之憂可以稍緩矣大明唐順之曰此篇敘事細密而文其妙處全在說國病與農病二者交雜混融

盜賊篇上

宋秦觀

臣聞治平之世內無大臣擅權之患外無諸侯不服之憂其所事乎兵者夷狄盜賊而已夷狄之害士大夫講之詳論之熟矣至於盜賊之變則未嘗有言及者夫豈智之不及哉其意以為不足恤也天下之禍嘗生於不足恤昔秦既稱帝以為六國已亡海內無定復慮為秦患者獨胡人耳於是使蒙恬北築長城却匈奴七百餘里然而陳勝吳廣

之亂乃起於行伍阡陌之間由此言之盜賊未嘗無也夫平盜賊與攘夷狄之術異何則夷狄之兵甲馬如雲矢石如雨牛羊橐駝轉輸不絕其人便習而整其器犀利而精故方其犯邊也利速戰以折其氣盜賊則不然險阻是憑抄奪是資亡命是聚勝則為合非有法制相磨敗則獸避非有恩信相結然揭竿持挺郡縣之卒或不能制者人人有必死之心而已故方其羣起也速戰以折其氣勿迫以攜其心蓋非速戰以折其氣則緩而勢縱非勿迫以攜其心則急而變生今夫虎之為物嘯則

風生怒則百獸震恐其氣暴悍可殺而不可辱故
 捕虎之術必先設機旁置網罟撞以利戟射以
 強弓鳴金鼓而乘之不旋踵而無虎矣至蛇與鼠
 則不然雖其毒足以害人而非有風生之勇其貧
 足以蠹物而非有震恐百獸之威然不可以驟而
 取者以其急則入於窟穴而已故捕蛇鼠之術必
 環其窟穴而伺之薰以艾注以水彼將無所得食
 而出焉則尺捶可以制其命夷狄者虎也盜賊者
 蛇鼠也虎不可以受薰而水注蛇鼠不可以弓射
 而戟撞故曰乎盜賊與攘夷狄之術異也雖然盜

賊者平之非難絕之為難平而不絕其弊有二不
 可不知也蓋招降與窮治是也夫患莫大於招降
 禍莫深於窮治何則凡盜賊之起必有梟桀而難
 制者追討之官素無奇略不知討之所出則往往
 招其渠帥而降之彼姦惡之民見其負罪者誅必
 死也則曰與其俛首下氣以甘饑寒之辱孰若剽
 攘攻劫而不失爵祿之榮由此言之是乃誘民以
 為亂也故曰患莫大於招降凡盜賊之首既已伏
 其辜矣而刀筆之吏不能長慮却顧簡節而踈目
 則往往窮支黨而治之迫脅之民見被汚者必不

78
8

問

免也則將曰與其嬰銅金木束手而受斃孰若遜
逸山海脫身而求生由此言之是驅民以為亂也
故曰禍莫深於窮治且王者所以感服天下者惠
與威也仁及有罪則傷惠戮及不辜則損威威惠
兩失而欲天下心畏而力服堯舜所不能也夏書
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汚俗咸與惟新蓋渠
魁盡殺而不赦則足以奪姦雄之氣脅從汚染不
治而計其自新則足以安反側之心夫如是天下
之人孰肯舍生之塗而投必死之地哉嗚呼先王
已亂之道可謂至矣

救字加朱

